

<<绿化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绿化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06338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06339

出版时间：2012-7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张贤亮

页数：182

字数：149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绿化树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绿化树》的内容简介如下：

这是一段发生在黄土高坡上的奇缘，知识青年章永磷和居家主妇马缨花跌入了火热的爱恋。这爱恋如山坡上刮起的沙尘暴一样来势汹汹，在艰苦的农场工作与严峻的粮食危机的年代，马缨花化成章永磷心中的救赎和理想。

同时她又是有血有肉，誓死相随的烈性女子。

张贤亮尤其擅长描写男人和女人复杂而微妙的原欲冲动，其作品大多反映男女之间最原始、最本质的情感关系……

《绿化树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<绿化树>>

作者简介

张贤亮，江苏盱眙人。

五十年代初在北京读中学。

高中毕业后自愿去甘肃支边。

1957年因诗作《大风歌》被错划为右派，由此开始长达二十二年的被管制、关押、劳改、流浪的生活。

1979年平反后陆续出版了《男人的风格》、《习惯死亡》、《我的菩提树》等长篇小说，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灵与肉》、《肖尔布拉克》、《绿化树》、《情感的历程》等中篇小说。另有《张贤亮中篇小说选集》、《张贤亮选集》等小说集多种。

## &lt;&lt;绿化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，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。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。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，纹丝不动，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。木桥简陋不堪，桥面铺的黄土，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。黄土下，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，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，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，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。然而，车把式仍不下车，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，翻着乞怜的白眼，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，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，用膝盖弯紧夹着车底盘，熟练地、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。牲口并不比我强壮。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，一米七八的个子，只有四十四公斤重，可以说是皮包骨头。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，这样夸奖我：“不错！你还是活过来了。”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；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。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。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，眼睛上面都有深窝。它们使劲时，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。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，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，滴在车路的沿途，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。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，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。有时，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。他每晃动一下，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。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，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。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和无动于衷：你饿吗？饿着哩！饿死了没有？嗯，那还没有。没有，好，那你就得干活！饥饿，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，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。可是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，一边用饥荒年代的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：“海师傅，场部还远么？”他分明听见了，却不搭理我，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，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。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，衣裳的袷很密，大约有十几个，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，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。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，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、威武的神气。我当然自惭形秽了。轻蔑，我也忍受惯了，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。我仍然兴致勃勃。今天，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，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，我已经成了“自食其力的劳动者”了。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！确切地说，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。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。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，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，才走到这里。看看南边的太阳，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。

## &lt;&lt;绿化树&gt;&gt;

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，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。

车路两边是稻田。

稻茬子留得很高。

茬口毛茸茸的，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。

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，连镰刀也不磨利点？

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，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。

如果是玉米田，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。

遗憾！

这里没有玉米田。

太阳暖融融的。

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，升腾起一片雾霭，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。

天上没有云，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。

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，从头顶开始，逐渐淡下来，淡下来，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，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。

在天底下，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。

这时，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。

虱子感觉到了热气，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。

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，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，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——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！

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！

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，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。

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，都不见了。

回头望去，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，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。

糟糕！

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。

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。

我分开枯败的芦苇，越过一条渠，一条沟，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，“营业部主任”正拿着一个黄萝卜，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，一面斜睨着我，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：“祖宗有灵啊——”“祖宗有灵”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。

譬如，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；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；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；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，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……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：“祖宗有灵啊——”这个“啊”字必须拖得很长，带有无尽的韵味，类似俄国人的“乌拉”。

我瞟了一眼：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！

这家伙总交好运道。

“营业部主任”也是“右派”，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，我却觉得他不属于“右派”之列，似乎应归于“腐化分子”或“蜕化变质分子”一类才恰当。

他自己也感到冤枉，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“反右”任务，把他拿来凑数的。

当在“生活检讨会”上，他知道我的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，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，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：“像你，才是真正的‘资产阶级右派’哩！”

浪过世面，吃过香的喝过辣的！

像我，从小要饭，后来当了兵，他妈的也成了‘资产阶级右派’！

熊！

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，再叫我当‘右派’也不冤哩……”可是，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，相反，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嫉恨嘲讽我，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。

## &lt;&lt;绿化树&gt;&gt;

他年龄比我大得多，比我更为衰弱，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，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。

他不敢跟我斗力，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，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。

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。

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，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。

因为都是“右派”，分组总分在一起。

这次释放出来，他也由于家在城市，被开除了公职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。

这是一块黄萝卜田。

和青萝卜田不一样，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，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。

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，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。

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，再加上地冻得邦邦硬，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。

“营业部主任”刮完了泥，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，有意把萝卜的清脆、多汁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。

“这萝卜好！”

还不糠……”他趁咽下一口时，这样赞扬。

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。

我是有经验的。

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。

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，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。

“营业部主任”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！

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。

我站直腰，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，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。

P1-5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